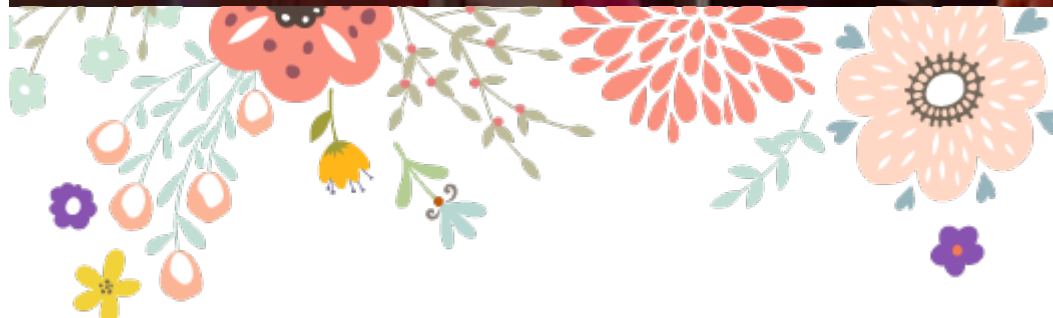


夏日炉边谈话：从何处走进跨文化传播？

原创 2017-03-14 单波 [随波逐流WHU](#)



欢迎点击订阅[随波逐流WHU](#)，转载请注明出处哟~



2015年7月31日，马斯顿山庄。第一期跨文化传播夏令营行将结束，只剩下一个项目，就是穆勒湖泛舟。操劳了两个星期的燕斯·奥尔伍德（Jens Allwood）说，他今天有时间和我进行学术对话，但又不想我放弃如此美好的活动。我笑着回应道：能与你对话是更美好的活动，再说我已经用眼和脚体验了穆勒湖的美丽。于是，我们愉快地坐下来，从早晨谈到了下午。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寒气逼人，我们坐在火炉边谈话，一幅令人忍俊不禁的夏日版的炉边谈话景观。与这位博学的人在一起，真是有点学海泛舟的感觉，只是太费脑力了，以至大脑会偶尔“链接”到寂静的湖面。对话是艰难的，他对我们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误解充满警惕；对话也是愉悦的，我们都发觉能跨越语言障碍理解对方。我们从人生与学术，谈到跨文化传播的切入点，再谈到对当代跨文化传播实践问题的评价。刘欣雅根据录音翻译并整理，删除废话、闲谈，居然接近三万字。这里节选一部分，可以管窥这位北欧跨文化传播领军人物的学术世界。



Jens Allwood

瑞典哥德堡大学、延雪平大学语言学教授，哥德堡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SCCIL）主任，跨文化传播夏令营瑞典方面负责人。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跨文化传播学等，自1979年至今已在各类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出版作品120余篇。代表作包括《语言学逻辑（Logic of Linguistics）》（曾被列为剑桥大学语言学教材之一，已被翻译为十余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人类传播多元模型研究框架（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Human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具象传播类型学（A Typology of Embodied Communication）》等。



单波

我从您的讲座中强烈地感受到您习惯于从语言这个角度切入跨文化传播，您认为语言不同，思维方式也就不同，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会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种思考方式是不是自洪堡研究语言的差异性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思想传统？

“

我曾经是语言学教授，所以这决定我必须要把跨文化传播研究放置于语言学框架内，这更多是出于专业考虑。实际上，我并不总是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我自己更多是从哲学和历史学视角去开展研究。我对思想、行为和社会组织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形成、怎样形成更加感兴趣。当然我对语言在其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视，可能我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比从洪堡那里学的更多。

是的，洪堡的确在1820至1830年代撰写了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有关语言差异性的论著尤为重要，比如《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等等。这些论著在欧洲影响深远，但可能在美国影响更大；因为他的学生博厄斯，以及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等人，非常认同洪堡的思想，并将其从德国传至美国，形成了美国的洪堡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在沃尔夫那里告一段落。沃尔夫在美国很受欢迎，他强烈地认为语言可以塑造人对现实的认知，而乔姆斯基反对沃尔夫的这些观点。沃尔夫是文化决定论或语言决定论的典型代表，乔姆斯基则是普遍论的代表。我本人则介于二者之间，我既对寻找普遍性感兴趣，也同样致力于寻找是什么在影响着语言。所以我的研究是历史学、哲学和语言学的结合。



←

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

爱德华·萨丕尔

→





单波

实际上，您更强调行动与合作层面，而乔姆斯基的语言观里包含了两个难题，第一个是柏拉图式的难题，即为什么我们接触的是如此之少，而我们知道的却如此之多，这涉及语言的先验功能；第二个是奥威尔式的难题，即我们接触的是如此之多，但为什么知道的却如此之少，涉及语言控制现象。您如何解释您与乔姆斯基之间的不同看法？

“

首先让我们从柏拉图式的难题开始。这也被称作是激励的匮乏（poverty of stimulus）。意即我们接受到的语言学激励是如此之少，但我们却能形成有关语言的一般性假设，乔姆斯基将其归结为语言的先验功能（innate function），即伴随着人的出生而自然形成的功能。但我并不赞同他这套语言学先验论，乔姆斯基认为语法是语言当中先验的部分，而我认为人类先验的只有一套一般认知机制，伴随着人的语言而先天存在的唯一一个特殊的语言学能力是我们对声音的精细描述，包括声音的生产和接收，并能将极为细微的声音差别与不同的概念联系起来。而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大脑的运作更为复杂。当然实际上我并不相信概念，我认为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大脑中的信息与指标、标识、符号相结合。所以，在思考的复杂性上，我不同意乔姆斯基的观点，我认为那些符号才是我们放到语言之中的成分，我们并不真的需要语法。究竟什么才是语言中的先验部分？乔姆斯基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语法，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先验的是使用语言的一般性认知机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不太相信语言的先验性，而更相信由文化塑造的认知机制。

有关柏拉图式的难题中另一个我不同意的部分在于，乔姆斯基认为语言首先是为了思考，而对交流没有那么重要。但我认为语言对思考和交流一样重要，而且如果一定要我选的话，我会认为交流更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语言来与他人分享信息，而在我们分享和构造信息的同时，我们也在培养我们自己的思维。所以思考和交流是在语言中并存的，而且交流的推动作用要大于思考。这是我不认同乔姆斯基的第二个地方。有关柏拉图式的难题，我们的主要分歧在于什么更重要，什么是先验的。我认为认知是先验的，而他认为语言是先验的；他主张非语义语法但我更关注语义。我认为交流比思考对语言的推动作用更大，而且语言对交流和思考都很重要。这是我在理论上与乔姆斯基的分歧所在。

至于奥威尔式的难题，这是一个有关如何用语言来引导人们思考，以及如何用语言误导人们从而改变文化的社会政治问题。首先，乔姆斯基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已经承认社会情境对思考的重要性，他在论述语言的先验性时应该更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理论当中自相矛盾之处。但无论如何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一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通过修改职位的名称、修改各种各样事物的名称，人们有时试图掩饰其真正的目的。例如二战时期纳粹将犹太人形容为“细菌”，而细菌是会致病的，所以杀死细菌就变得理所应当，因为他们对人类生命造成了威胁。于是纳粹大量运用“细菌”、“昆虫”之类的词来形容犹太人，而那些真正执行命令处死犹太人的人当中有一些可能从心底里认可这些命令，因为他们的思维已经被语言引导了。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



单波

我从您的讲解之中发现您很注重文化理解——这个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您对文化理解的区分很细，那么您有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文化理解并不意味着文化接受，也并不意味着去进行文化接触？

“

是的，我很赞同这个观点。理解并不等于接受，你可以理解一种文化，但没必要去接受它。所以我们研究其他文化以理解文化，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对其他文化做出评价。

。



单波

那么这样是不是会导致跨文化传播的难题？我们依然不能处在“跨文化”之中？

“

对，不能。例如我们能够理解伊斯兰国现在在做什么，但我认为我们并不想和他们接触。我们可能可以用武力强迫他们停止现在的行径，但我们并没有很强的与他们接触的愿望。



单波

我们再来看看文化差异问题。您对文化差异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比较文化差异必须放置于社会活动之中，而且认为要在四个维度中展开，即思维、行为、工艺、在自然中的痕迹。我认为您的这个提法是对霍夫斯塔德概念化了的差异的抵抗和抗拒，把文化差异更多地放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是一个更鲜活的差异观。这样理解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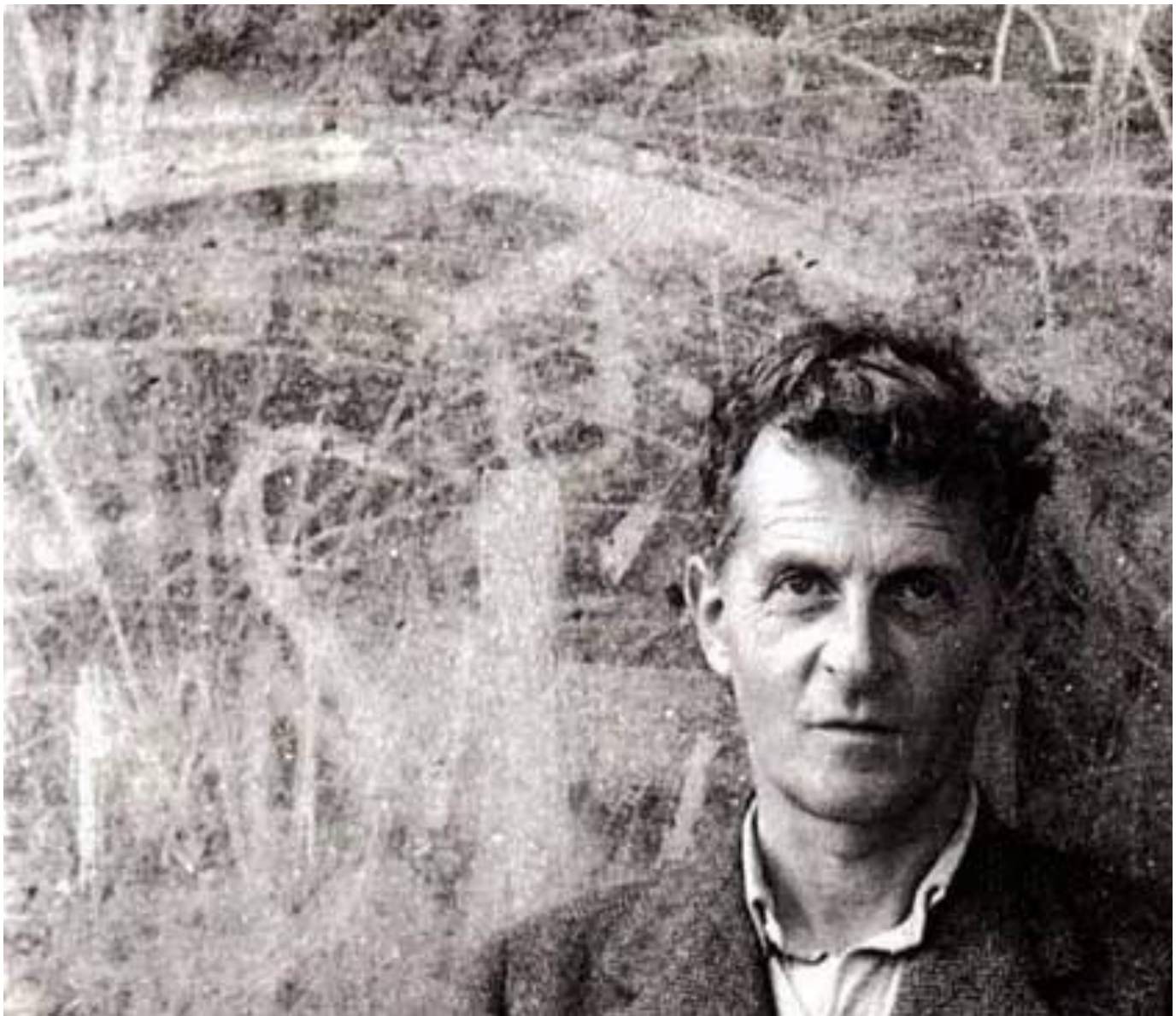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

“

不，实际上我对基于传播的行动分析在霍夫斯塔德之前很久就已经提出来了，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我的理论受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启发更大。我一开始只是在关注使用同一语言进行的社会活动，例如瑞典语或英语的谈判、讲座、拍卖会等等。紧接着当我看到当时的人们讨论文化差异问题时，我意识到我们只从抽象和一般层面去进行差异分析是不够的，特别是当研究者使用问卷调查取平均值的方法时。因为这样只能得到一个位于中间的平均量，而将这个中间区间之外的变量全部抛弃了。而且当研究者使用这样的平均值来解释现实时，它与现实并不相符，因为它让现实变得看似同质化和固定化，而现实本身并非如此。所以当我1980年代接触到霍夫斯塔德的理论时，我对他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他过于强调一个一般化层面上的概括性比较，他试图让你相信每个人都是那个样子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紧接着我开始觉得我们不能只有抽象的文化比较，而我对基于传播的行动分析恰好可以运用于此，因为这是对具体社会活动的比较分析，它虽然最终还是回到概括性的结论，但并没有那么抽象，它仍然停留在某一种特定的社会活动的典型性，而非笼统地说瑞典的典型性上。例如当我们讨论拍卖活动，我们最后得到的是在拍卖当中的差异，尽管这也是一项概括，但它能降低被遗弃的变量数。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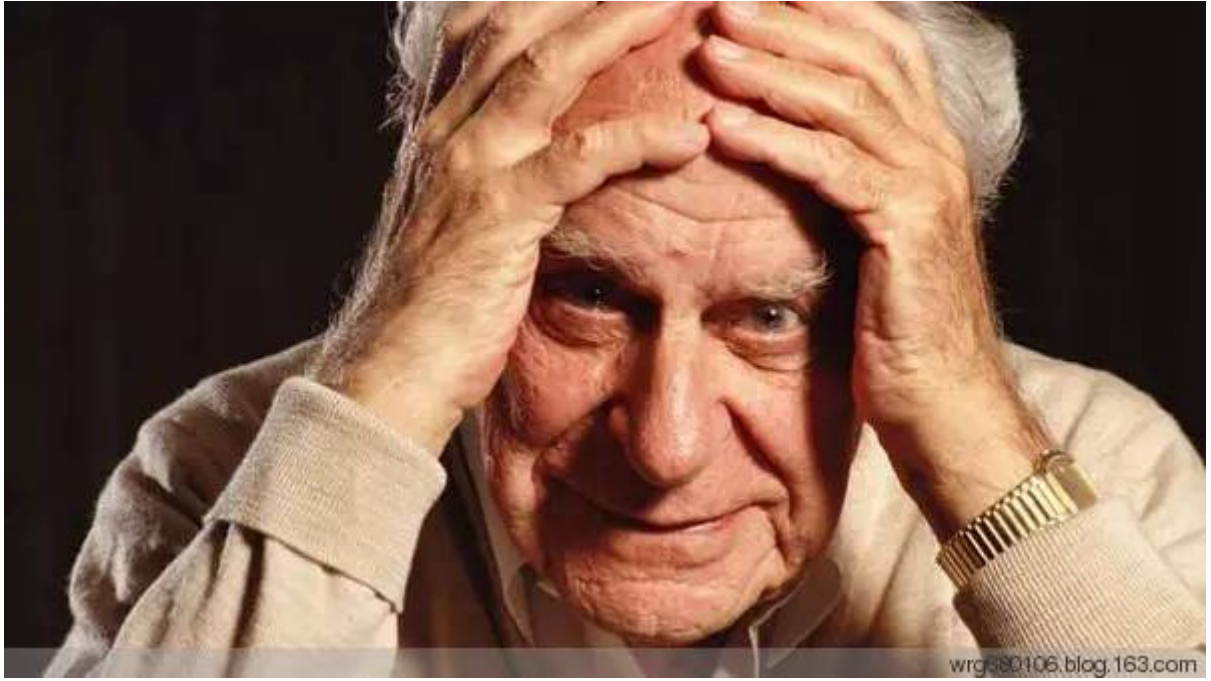
单波

关于跨文化传播的差异与相似性，您谈到两个后果，一个好一点的后果是产生新观点和新思想，一个坏一点的后果是缺乏理解和导致误解，如何对待这种差异和相似性才能使它走向好的结果，避免坏的结果呢？

“

我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总是要寻找一个普遍范式，我们不能放弃进行概括的努力。但我们应当明白，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总是会有很多变量。所以我们需要尝试找到好的经验支持和好的论证观点。当我们在概括时，在哪些条件下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哪些条件下又可能是错误的？这需要我们谨慎处理经验材料。假如我们做出了错误的概念归纳，我们当然可能会误入歧途。所以研究者需要时时刻刻具有自反精神，进行自我批判，问问自己“这会不会是错的？我能找到其他的反例吗？”如果你能找到反例，那么你就需要修正自己的观点，并且需要将你的观点与其他人讨论，看看他们能不能给出反例。有时候会有反例，于是你又要去修改自己的理论。所以我很喜欢学生举手发言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时他们是对的，我当然会先与他们争论，但在发现他们是正确的之后我会修改我的观点。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认为归纳一个结论总比证明一个结论要容易。譬如当你提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这一论点时，你很难去找遍全世界的所有白天鹅，但只要你能找到一只黑天鹅作为反例，这个论点就很容易被证伪。所以当研究者在提出普遍原则时，我们应当对寻找反例保持兴趣，因为这比论证原则要容易许多。也就是说，当你想要陈述一个有力的论证和原则时，你需要时刻准备去发现反例，而且你也应当努力寻找反例。



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单波

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解和理解往往是相对的，无可奈何地导致跨文化传播的虚无主义，即跨文化传播是不靠谱的，真正的跨文化传播并不存在，最后只具有想象中的跨文化传播。当误解和缺乏理解反复出现，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时，会导致跨文化传播的虚无，这种情况会存在吗？

“

如果我们一再坚持过于概括性的原则，那么此时这些原则就成为站不住脚的刻板印象，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会对这些原则感到怀疑并且完全拒绝它们。这个意义上跨文化传播的虚无主义可能会产生。但这只是告诉我们应当避免概括性陈述，这恰好是霍夫斯塔德做的东西，他持续强化这些抽象的概括，可能会使人们认为跨文化传播的这种路径毫无意义，并且拒绝讨论文化差异。实际上当我是一个普遍主义者时，我也觉得跨文化传播没有意义，但后来我发现不同文化之间实际上确有其不同模式。



单波

所以我注意到在处理伦理的普遍性和文化的普遍性这两个问题上，您好像持有比较中庸的观点，您修正了过去的有关普遍性的看法，加入了一些差异性的看法，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伦理这两个方面的冲突，可以用一种中庸哲学来解决？

“

我并不认为我是在用中庸的视角，我只是将概括性的法则具象化。例如在伦理问题上，概括的普遍性要求“不能杀人”，但在做这个普遍性陈述时你需要限定规范适用群体，需要明确社会是否有其他限制。所以这一普遍性伦理就变成“不能在规范适用群体中杀人，但在社会一致同意对犯罪进行惩罚或战争时期除外。”所以我是在用我之前所说的，通过给一个概括性原则加以具体条件限制的方式来使其具象化，明确在何种条件下该原则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讨论的问题是可以杀人的程度或是杀人数量多寡，我只是给这个普遍性伦理加上条件限制，在有些情况下这可能会产生中庸的结果，但并不总是如此，而这也并不是中庸哲学的一般应用。



单波

中庸的观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观点，在现代，它被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要在与他人相处中寻找动态的平衡，而不是僵死的平衡。我觉得您的观点中有点这个意味，不是在寻找概念化平衡，而是在具体的事物发展中和交流中寻找平衡点。这也是文化的普遍性和反普遍性之中的东西。

“

在这种情况下是的，但并不总是如此。例如有人过来攻击我，可能这个时候在保持平和与反击回去之间找平衡点恐怕就不是什么好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击回去威吓攻击者可能更有效。但我并不是将概括性描述用中庸来取代，虽然它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特别是考虑到理论层面，假如两个极端的理论立场都很有道理，这时遵循中庸法则就会更好，而文化影响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认为文化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差异，另一些人却认为差异性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中庸哲学是可行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法则。

单波

在谈到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问题时，您谈出了很有想象力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关于“权力来源”这个词，是非常情境化的，是将其放置在人与人交流的情境之中去考虑的，非常具有想象力。那么据您观察，瑞典人的权力来源是什么？能否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

我认为，有两种资源可以在世界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都给人以权力。首先是组织中的地位，毫无疑问这在瑞典也是权力的来源。如果你是大学里的学院院长，或是某家公司

老板，你很显然会因为这些职位而拥有权力。当然在某些职位上，瑞典人拥有的权力也可能比其他文化中要少，例如如今瑞典的大学教授的权力比以前要少。他们曾经很有权力，但最近15年来瑞典大学中有越来越多的官僚结构和公共管理部门，这些机构的权力日益膨胀。第二个世界普遍的权力来源当然就是金钱，越富有越能买到想要的东西与服务，这在瑞典也是一样。

和其他文化中不太一样的权力来源之一是，在瑞典，权力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男人的权力没有女人多。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权力来源是教育，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教育不像从前那样成为直接获得权力的来源。不过尽管它的权力地位在削弱，但教育仍然是瑞典一个权力来源，人们仍然更愿意听教授的意见。而且你懂得多，当然对事物的理解也更深入。假如有两个人都与税务部门有冲突，一个人受过专业教育，懂得怎样用瑞典语争辩，而另一个人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么第一个人就更有可能会说服税务部门，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立场以获得他想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拥有知识让人拥有了控制和改变他人的能力。这在瑞典也一样，但这一权力不再像过去那样是自动获得的。拥有知识的人需要运用他掌握的知识来努力获得权力。

宗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权力来源。牧师曾经在瑞典有很大权力，他们曾是上帝的代言人，人们也乐于听从牧师。但现在他们的权力急剧衰退。但另一个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权力急剧增加的群体是医生，我有时会将这种情况形容为“白大褂取代了黑袍子”。不过在最近十年里，瑞典社会发起了反对白大褂的运动，要求医生不能在不询问病人意见的情况下开处方。所以如今，医生需要得到病人的认可和同意才能开始诊疗，而且病人有权理解诊疗过程。有些病人在去医院之前会先上网查阅病情。这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医生的权力，所以白大褂与黑袍子一样，权力在减少。

一个新近权力越来越大的群体是电视节目里的名人。他们并不真的要懂很多，有时他们只是参加真人秀之类的节目就会变得很受欢迎。他们不靠拥有多少知识，而是靠出名变得具有影响力，这是最近一个新出现的权力群体。

另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很多权力的来源是媒介集团所有者。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决定自己的媒介要问什么政治问题、怎样发问。例如美国的福克斯电视台或默多克传媒帝国都是最为人知的代表。在瑞典也有类似情形，你们这次参观的《延雪平邮报》就是由亚历山大家族掌控的。伯尼尔家族是另一个代表，他们是瑞典最大的媒介家族。同时瑞典还有地区性的媒介家族，例如施普什塔德家族，不过他们不太喜欢左右自

己旗下媒介报道，可能因为他的政治倾向是保守自由主义，而且他们家已经有二战之后最大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报纸了，他可能更想赚钱而不是主导政治。

综上，我能想到的瑞典最大权力来源包括：金钱、组织地位、社会名流和媒介掌控者

。



延雪平大学

延雪平邮报





单波

在谈到这些权力来源时，人们反对百分之一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反对超级军事大国，但又把富有和军事建构为权力的来源，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们总是处在矛盾之中？是不是意味着对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的怀疑是合理的？

“

我想更合理的怀疑应当是对多元文化星球持续存在这一观点的怀疑。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只要有不同文化存在，那么跨文化传播就是可能的。如果不同文化消失了，那么跨文化传播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更根本之处在于，如果一个权力过于强大，它可能会主宰其他文化，比如人人都将说英语、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这意味着整个星球将被最强的经济和军事权力来源所控制，从而形成单一文化。但我认为这并不会真的发生，因为有其他强大权力的存在，例如中国。如果我们超前四五百年去看，一些小国家、小民族的语言可能将逐渐消失，想象一下，如果一种语言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会说，那么这种语言的维系难度将会非常高。目前世界上有大约7000种语言，而我们也看到每年都有好几种语言正在消失。我认为将来我们的国家和文化集中程度可能会比今天更低。但这看起来不会很快发生，我想我们的文化种类会变得更少，但不会少到只剩一个。所以我不认为跨文化传播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认为因为不同文化的存在，跨文化传播不会消失，至少在最近数百年不会消失。





单波

我对您这种乐观态度充满好感，但是问题是，现在对超级力量的追逐是非常突出的，同时要让各种文化处于竞争之中是我们的一个想象，我们现在谈的更多的是“软实力”，强调文化的同化力，强调强制性的同化。而同化力的存在更值得人们去担忧。

“

的确如此，但是要看到仍然有很多人在为保留小国语言文化而努力，记录它们的语言、创造它们的语料库等等。我是这些人之一，我曾经在尼泊尔帮助创办当地语言的在线语料库。很显然英语统治的文化最拥有你说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可能是唯一一种拥有这种软实力的文化。但如果看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实，你会发现一方面那些反抗者并非独行，特别是现在在网络世界中发生的事实是，英语的统治地位比十年前要低，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要低。假如互联网刚刚出现时有一半的内容是英语，那么现在可能只有20%是英语内容。这反映了另一方面的事实：越来越多来自其他文化和语言的人逐渐学会了如何使用新科技。

还有一点就是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崛起。尽管如今中国人的英语学习程度远远高于英国人的中文学习程度，但事实是如果英美国家想要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他们也得上当地语言，否则就会很困难，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处方化、本土化之中，试图将他们的宣传信息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这一进程不会太快。

所以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乐观，但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认为现实是，让一种文化完全统治其他文化是不可能的。

(刘欣雅翻译整理)



本期编辑：刘惟真



公众号

随波逐流WHU

快快长按识别左边二维码关注我们吧~~